雲石遺稿

九

謚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七目錄

諡狀

贈吏曹判書龍門趙公昱諡狀
贈吏曹判書梁公山璹諡狀
右贊成琴軒李公長坤諡狀
判敦寧府事晩村柳公復明諡狀
漢城判尹德巖李公膺擧諡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七

諡狀

贈吏曹判書龍門趙公昱諡狀

上之六年庚子京畿儒生李澤臣等上言言先儒趙昱道學之實請加贈賜諡事下吏曹曹覆啓以超贈體重請議大臣越三年癸卯右議政臣權敦仁獻議曰贈參議臣趙昱以先正臣趙光祖之高弟學問之篤非但爲先正之所奬許明廟朝五逸之薦時稱得人寔盛而趙昱卽其一也仁廟朝有先賢錄之抄啓而趙昱又被其選則道學之博邃德行之

高潔爲當時之推重可知也故 貤贈之舉俎豆之
享前後朝家之褒尙者固備矣而特坐階秩尙闕節
惠可謂斯文之欠缺宜其士林之齎咨也今若加
贈其官施以易名則實有光於重道崇賢之 聖德
亦可以慰多士久鬱之情而事係殊典伏惟 上裁
上可之於是加 贈公吏曹判書兼成均館祭酒太
常將議謚適寅永管龍門書院院郎公俎豆所也由
是院諸生及公之後孫諸人皆欲使寅永爲請謚之
狀寅永末學也何能有發揮公哉唯是相國趙文孝
公翼 仁 孝間名臣也嘗撰公行狀曰公諱昱字

景陽姓趙氏其先平壤人九世祖仁規佐高麗忠烈王有功封平壤伯謚貞肅公子孫世爲大官公以弘治戊午八月甲申生幼有異禀兒時受書一再讀卽成誦作句語輒驚人嘗泛舟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卽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峨洋山水間誰是知音者一座驚嘆時年十三以侍親疾有聞又愛兄異甚隣里稱其孝友十九中生進兩試遠近聞者莫不慕其才而乃慊然謂人之生世豈但以功名爲事遂有求道之志聞趙靜菴及金老泉講古人義理之學乃從之聞中庸大學之旨扁其居曰愚菴沈潛研究

至忘寢食靜菴嘗曰諸子中求道之篤無如趙某云已卯春讀書于龍仁別墅一日夢見朱子感而作兩絕以寓其志及禍作欲上疏辨理搆草未上坐門生繫獄以年最少脫禍使其疏上禍將不測而以未及上爲恨遂作詞而悼之曰雨雪交紛兮陰霧凝平路險隘兮山崚嶒下土茫茫兮不見日鳳鳥飄飄兮焉可憑蓬叢棘林兮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謂其兄養心堂曰泰山頹矣吾將安仰兩賢沒矣誰與講道不如遂吾所學以遂初志庚辰春與其兄養心堂築室于朔寧舊業同處講磨兄弟自爲師友人比

之二程養心諱晟亦志學多聞與公並有重名癸未
公先人以定州判官卒于任所奉柩還葬哀痛過制
旣絕而蘇者數矣服闋作中庸大學圖改號曰葆眞
菴自兩賢沒泊然無當世之念絕意科業常高蹈遠
引而已己卯凶焰久而愈熾公常在指目中大夫人深
以爲懼力勸赴擧不得已一赴得擧第二及庭對以
格致誠正爲言考官意其爲己卯之黨而黜之自是
力陳于大夫人不復就試其後黨禁稍解以廷薦除
濬源殿參奉爲親老就之居一年換　順陵末久遞
又除　英陵辭疾而歸及大夫人下世卜居于龍門

山中號其洞曰遯村名其堂曰洗心有終焉之計故世稱龍門先生學者多歸之日與講論經旨夜深燈盡則獨坐沈思至於疑義有自得處則必呼門人子弟抽出經傳以驗之一夜至二三或達曙不寐其究心經傳如此及　明廟下求賢之敎朝廷薦成公守琛曹公植李公希顏成公悌元及公德行以聞特授宣務郞內贍寺主簿初欲陳疏以辭以人主勵政之初被不世之遇乃就之出知長水縣爲治以新民善俗爲務去苛擾存大體靜而不煩吏順民安擇士子之秀者聚而敎之寒鄉後生頗得知爲學之方至於

旁邑之士亦多聞風而至者乙卯倭寇猝至陷巨鎮主帥蒼黃失措唯以殺戮立威人皆股栗公獨以理爭之帥感悟止其殺稍得禦寇之策賊退即解印歸龍門舊隱因與世絕惟以窮理教人爲事丁巳十二月庚寅以疾卒於京城青坡里第明年二月丙申葬于砥平龍門山南支丑坐未向之原卽舊隱之後也其所爲詩文甚多抄其可傳者爲十卷又門人所記言行可法者爲一卷末及鋟梓失於壬辰兵燹今所存只絕句若干首而已其詩文膾炙一時筆法之妙又稱獨步然乃其餘事也性好山水每匹馬遊覽名

山不問遠近及晩而入深山優遊泉石間以終其胷懷清潔絕出塵俗然在公非爲高致也惟其能早自得師委己於義理之學臨禍難而不挫處窮困而不變孜孜一生死而後已此其所學之正用工之篤所得之深所守之正爲世所至鮮而人不可及者所交皆當世賢士成聽松徐花潭李退溪金慕齋睦玄軒皆其執友也諸賢稱之有曰篤志道學期造聖域有曰得路著工進進不已有曰識得儒家工程唯公而已可見當時朋友間推許之盛也曾祖妣康津安氏祖妣朔寧崔氏妣李氏宗室春陽君徠之女配青松

沈氏漢城府左尹青城君順經之女也有四男一女云嗚呼先生歿今且百年當時門人記其平生學問出處大畧而未及爲狀也近者其曾孫門衡以其一門之議來請狀翼夙聞先生爲學道隱居之君子心所景仰今又得其詳其景慕益深謹就此所記畧加刪改爲狀以遺之冀傳於久遠云夫以趙文孝之道學文章有此立言則如寅永者雖欲更贅一言得乎只以原狀所漏者畧附于左曰掌隸院判決事諱得仁成均館典籍諱揚門定州判官諱守誠卽公曾祖以下三世而四男元賓孔賓仁賓鴻賓惟孔賓仁賓

蔭仕一女嫁某姓公歿後　仁祖十四年丙子命抄
啓先賢相國金文貞公埴主其事以公應選　孝宗
六年甲午書院成九年丁酉行狀成　肅宗三十九
年癸巳因砥平儒生朴世龜等再上疏請宣院額筵
臣閔文忠公鎮遠大臣李忠文公頤命建白請許之
遂賜額曰龍門遺禮官侑之　英宗十六年庚申大
臣金忠靖公在魯又白公學行請褒贈始　贈吏曹
參議　正宗三年己亥遺集刊行于世是不可不載
也公既以趙文正爲師徐文康李文純諸賢爲執友
成文貞曹文貞諸賢同遺逸之薦則雖百世可以知

公也

贈吏曹判書梁公山璹諡狀

梁公山璹殉于晉陽者也已賜祠賜贈賜旌而獨未及賜諡也士論惜之至　純宗乙亥今領敦寧府事趙公萬永以湖南繡衣啓言之事下有司越五年己卯始加　贈吏曹判書尙以請諡之狀未成因循未遑者又三十年今其後孫纘永甫謂寅永爲趙公之弟述其義乞爲文寅永有不容辭按梁氏貫濟州初祖良乙那與高乙那夫乙那降于濟之漢拏之山世稱高夫良三姓而後改良爲梁卽公之先也歷羅及

麗世有顯官入我朝有諱彭孫當　中廟盛際官弘
文館校理與靜菴趙先生同德協贊竟爲壬人所搆
同罹于禍世稱學圃先生實公大父也考諱應鼎文
章德望重一世官成均館大司成號松川妣貞夫人
竹山朴氏判官仲允女公以嘉靖四十年辛酉生生
而端粹聰穎遊戲有度五歲松川公欲試其器識指
牛馬問所取舍公對曰馬也松川公曰奚取於馬公
復曰男子之用莫如馬也松川公甚異之及受學手
不釋卷博涉羣書蔚然若老成人公之兄生員公山
龍稟資文學亦超倫比世咸以雙璧稱之丙子松川

公出爲義州牧公陪焉路逢眉巖柳公希春眉巖一
見公大奇之書諸日錄曰某年十六端雅可愛其見
器重於先輩已如此辛巳遭外艱居喪以禮未嘗見
齒服闋以學無尊師爲憂遂負笈就業于牛溪成先
生先生每以學識之精博稱焉公於講論之暇旁通
數術凡天文地理靡不精究又因松川公所授陣圖
窮其合變之法盖欲爲經濟有用之學不但爲高談
性命也當是時倭釁已啓丁亥興陽之變鹿島萬戶
李大源死之戊子春倭使橘康光來求和公聞之欲
覘倭情與淸溪梁公大樸同往嶺南微服托護行探

於從倭始知日本王源義藤爲平秀吉所滅而我國
茫然尙不知也己丑倭使玄蘇等又來請通信使公
歎曰此狡倭欲試我兵力耳不然何每年求和乎自
是遍遊三南察人情相地勢人皆謂流連光景而不
恤也至十二月持斧伏闕上疏斥時宰語多激切且
言重峰趙公憲預知賊臣汝立必反可謂先見而尙
在謫籍 上特命放還趙公時公兄山龍亦上疏言
事時人皆斥以狂妄公曰人不知何傷也及壬辰倭
大擧入寇連陷釜山東萊嶺南一路望風奔潰無敢
嬰其鋒者公與兄山龍弟山軸痛哭告母夫人曰國

危如此子等將死於王事母夫人曰吾家世受國恩且救國而死得其所矣汝等努力哉公謂兄與弟曰先君子十年前每說南憂勉我曹以報國言猶在耳何敢忘也遂馳往前府使金公千鎰家誓與共濟艱危因倡勇敢辦糧餉傳檄列邑旬日之間應募者甚多旣而聞賊逼京城　御駕播越公日夜號泣治兵益急時觀察使李洸率本道兵到錦江聞王都失守罷兵以歸公憤甚欲與金公馳檄討之苔軒高公敬命亦起義於光州聞之貽書曰巡使誠有罪如此亦妨事體公遂止以所募兵推金公爲盟主金公以公

爲副將公兄山龍爲運糧將義聲所及兵威大振以
六月出師於羅州留弟山軸以養母夫人金公雅知
公習於兵軍事悉以委之公信賞罰明號令愛養士
卒與同甘苦由是旌旗精采之嚴爲諸義旅最于時
也賊氛遍於七道藩閫將兵之臣舉皆畏縮竄伏無
敢有出兵相拒者朝廷命令不通於南方父老軍民
不知 君上所在公慨然將奔問于行朝謂金公曰
江都之地爲南北要衝水陸關防宜急引兵據之無
爲賊所奪上策也但孤軍深入難以獨立宜益募湖
西義兵與兩南聲勢相倚則賊鋒可遏矣金公從之

遂以舟師入江都公持蠟書徒步晝伏夜行七月抵
龍灣　上聞之大喜卽召入公伏地痛哭因前奏賊
勢鴟張及兩湖諸臣起義事甚悉　上爲之流涕曰
久不聞南中消息今見汝始知舊疆之猶保矣公對
曰臣白面書生只仗忠義而起至成敗利鈍一聽於
天而但知一死報國矣仍陳興復之策　上慰奬備
至特授工曹佐郞因拜金公倡義使高公招討使授
以敎書畧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盡予將何
歸瞻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又以
御手親賜藥物于公之掌中諭曰歸語金千鎰高敬

命及時恢復俾見予有日也公承命揮涕拜稽而退
朝臣多勸公留仕者公固辭因賦詩以見志曰千里
刳肝謁紫宸密承酬酢 玉音頻殊恩到骨終何補
一死方知報 主辰盖以死自矢也公還到江都陳
兵馬讀敎書宣 上恩德諸將士聞者莫不揮涕効
死又飛傳敎旨于高公高公已殉錦山之役矣公自
龍灣歸後三南州郡始知 鑾蹕所住漕轉達于行
在命令通于下都倚公一軍如長城焉明年癸巳
天朝遣將李如松等來援大破賊於平壤乘勝復三
京賊乞和退嶺南公隨倡義使奮力追討至咸安賊

酋清正嘗不利於晉州恚甚請於關白欲攻晉州以
犯湖南秀吉許之六月合諸酋兵數十萬直犯晉州
天將劉摠兵綎軍大邱移書于清正喻以利害不聽
沈遊擊惟敬留賊酋行長所諭使止之行長曰此舉
清正主之吾不預焉不如空城以快其志云倡義使
聞之曰賊謀不可測且晉湖南之蔽也不守晉禍必
及湖南官義諸將多不從或移軍而左次焉公謂倡
義使曰棄我城貪仇敵非義也賊若得志於晉必長
驅湖南不禦之籬外反欲禁之籬內則譬如既決之
瀾不可防也然强弱懸殊若求天兵以為援庶可矣

倡義使然其計遂先向晉州右義兵將慶尙右兵使
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巨濟縣令金俊民海美縣監
鄭名世左義兵副將泗川縣監張潤復讐義兵將高
從厚及副將吳宥熊義兵將李繼璉飛義兵將閔汝
雲彪義兵副將姜希輔等各領兵來會而金海府使
李宗仁先已入守矣公以疾在後翌日倍道而進人
謂公曰賊必欲得其城勢甚危何急往爲公不聽馳
入城倡義使卽遣公及洪涵等乞師於天將劉綎公
辭氣慷慨聲淚俱發天將爲之改容嗟歎猶不肯出
兵公無如何還于晉賊已逼城洪涵等皆棄走公泣

曰臨危苟免使主將獨陷死地可乎單騎馳進圍已合不可入乃自南江泅而達岸一軍皆驚會奮義將姜希悅敵愾副將李潛亦來會分守方畧粗定至二十一日賊環城三匝城中按兵不動賊乃退明日賊進薄城下用鳥銃放丸如雨夜又自東門大喊登城黃進等力戰却之本州牧使徐禮元恇㥘失措軍心不附公言於諸公以張潤權攝州事士氣由是稍振相持屢日賊不能勝適大雨城少壞賊欲乘而入金俊民死之自是姜希輔黃進張潤等連日戰死公與諸將協力竭誠而見戰死者如悲親戚士以是莫不

以死自誓二十九日城東隅又大崩賊蟻附以登李宗仁持短兵薄戰退之賊又從西北門揮劒踴躍而至徐禮元先走軍遂大潰諸將皆登矗石樓公與倡義使之子金公象乾共扶倡義使北向拜將赴南江公素慣於水金公曰君可以自免更爲後圖滅此仇敵諸義將亦皆勸公出公泣曰旣與之同事矣何忍獨生先投于江以死年三十三倡義使父子及高公從厚與幕下吳玭金麟渾高敬禮兵使崔公慶會與幕下文弘獻同赴水死姜希悅吳宥熊李潛等十餘人奮劒斫賊力竭以死李宗仁轉鬪至南江邊左右

挾賊投水死軍民死者六萬人公兄山龍以運糧出
湖南聞城陷馳來臨水號哭求屍不得招魂而返見
者莫不流涕是年八月葬衣冠於羅州之北松川公
墓下事聞與倡義使並腏享于晉州之彰烈祠及羅
州之旌烈祠崇禎四年　贈左承旨旌其門配淑夫
人光山李氏教授義貞女公沒親檢喪祭哭泣有節
未嘗以怨恨意形於色及丁酉再難生員公山龍及
弟處士山軸奉母夫人避寇至州南三鄕浦未及出
洋賊船猝至母夫人急呼二子曰吾爲大夫妻義不
可辱聳身入海家人力救之怒曰吾計決矣拯之何

益遂自沈二公扶母夫人同溺一家節死者凡七人
夫人亦投于海爲婢使所援及登岸索婢使所佩刀
自佩之曰吾之苟延殘命欲俟潮退收吾尊姑及諸
叔娣妹之屍耳賊若迫不可無自處備矣匿于浦前
儈達山賊又窮搜而入夫人遂自刎死之賊亦嗟歎
而去唯山軸妻高氏獨得免賊退潮落並收諸屍夫
人刀猶在頸公之木主在於背人益悲之葬祔公之
墓崇禎八年以烈旌閭公以秀拔之姿絕異之識出
自詩禮故家忠孝之行擩染有素而又從賢師之門
研窮乎問學辨明於義理者久矣故持斧伏闕皆經

國之大計遠慮而時人莫識也生平所憂於草澤間
者卽倭寇也及其仗劒而起誓以一死從先志也於
是慷慨之誠上感 宸衷激昂之氣下激士心俾江
都一區屹然爲巨障則未始非中興偉功而公亦與
有力矣至若晉陽入守之論非如有官守者之責而
倡義使倡之公勸之不以天將之不出援諸帥之皆
遠避爲懼也獨嬰孤城力抗巨寇雖衆寡不敵功未
克就賊之精銳亦挫盡遂不敢更窺湖南此豈下睢
陽之遮江淮力哉鰲城李公恒福論當時殉節之人
曰從容就義者金千鎰梁山璹而已若山璹則一布

衣也可死可無死城陷之日千鎰勸其出城更圖山
璹奮曰義不可獨生先投江死非素操之確能如是
乎夫倭燹殉國之士磊落相望非獨金梁二公而李
公以同時人立論如是則梁公之爲尤烈庶推也此
可以告于太常

右贊成琴軒李公長坤諡狀

英宗丙寅大臣有以己卯諸賢並　贈諡請領議政
金在魯言許多人不可一並　贈諡如李長坤蔡世
英諸人官正卿在法應諡其餘奇遵等十人及宗室
巴陵君璥等二人　贈諡爲宜從之李公長坤卽已

卯錄所載八賢之一而至 英宗丙寅爲二百有餘
年節惠之典尙闕焉自金公在會筵白之後逮今百
年又未遑也靡他也雲仍之式微也今公旁後裔根
晦甫從嶺外繭足欵門乞爲請謚之文寅忝舊柱下
也職宜蒐羅逸事以補國史故遂不辭而爲之說曰
公字希剛號琴軒上世有諱忽言以碧珍將軍顯於
麗子孫遂爲碧珍人至諱堅幹官進賢館大提學又
三世至諱希慶官兵馬都元帥寔公高祖也曾祖諱
愼之 贈吏曹判書祖諱好謙知典海郡事考諱承
彥漢城參軍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完山李氏吏曹

參判春陽君徠之女公以成化甲午生乙卯中生員壯元壬戌登文科官貳相己卯士禍之後爲黨人所斥始寓驪州仍歸于昌寧舊居遂卒墓在縣之合山向午之原配清州慶氏郡守祥之女無子有庶子德南女適金生德南子忠恕金生子一陽其後鄉人士立祠于縣之燕巖以享 贈贊成公及公云此原狀大畧也謹按寒暄堂景賢錄載秋江師友錄而其下有鄭公崑壽言畧曰李長吉先生同門友李承彥之子世家昌寧距先生居纔半日程與其弟長坤執弟子禮甚謹退溪李先生是之盖公之先公乃佔畢齋

門人而公爲寒暄堂門人也又按思齋摭言曰李斯文世靖經學精熟訓誨不倦受業成立者甚多李貳相希剛成參判夢井及伯氏與余皆出其門云伯氏即慕齋金公安國而思齋即金公正國也其師友淵源有由來矣又按己卯諸賢傳畧曰公狀貌魁偉燕山朝以弘文校理配巨濟廢主常疑公有撥亂志公懼重得罪挺身涉海匿于咸興地水尺家時購捕日急而同類咸以公懶於事笑之有一人奇其貌以兄之子妻之居一年　中廟反正公聞之借衣冠詣府下通刺有頃官隸四出尋李校理安在公踞門隅自

應監司以下皆大驚倒屣迎之握手泣各贈以衣聞
于朝特授校理令所在護送由是聲名動一世又按
金公淨冲菴集贈別希剛三十韻詩小註曰李長坤
赴平安虞候歲己巳其詩云才堪兼將相聲早冠朝
廷又按冲菴年譜乙亥七月以淳昌郡守與潭陽府
使訥齋朴公祥合疏請復故　妃愼氏大司諫李荇
大司憲權敏手等指爲邪論遂被竄及冬正言靜菴
趙先生光祖筵啓伸救命遞請罪兩司新大司憲李
公長坤大司諫金公安國右靜菴掌令柳溥金希壽
右荇敏手曰言路乃國之餘事長坤反覆曉喻猶不

相容乃詣闕各陳所懷命遞長坤安國云又按黨籍
補言公豪邁淸介備嘗艱險出入將相咸稱其職又
按退溪集權冲齋撥行狀曰戊寅 上親政特有政
院之命吏曹判書李長坤啓曰權撥爲承旨甚合物
情又按安貞愍瑭事實曰自乙亥以後與公及申文
節鏛相繼與選啓已卯明良際會云又按冲齋集言
與公甚善命子東輔受春秋於公云又按黃兎記事
言已卯北方有變 上特命公爲北道節度使吏判
申鏛啓曰貳公重地不宜久曠如承旨柳庸謹年少
可遣 上曰予欲以重臣鎭服卿言亦當矣又按國

朝寶鑑　中宗紀己卯秋以李長坤趙光祖李耔爲
元子輔養官　上御思政殿召見輔養官　元子便
服侍坐拱手對案嶷然如成人　上命讀小學　元
子讀之聲音清亮分析其旨已通大義　上憑案俯
聽喜形於色此皆諸家所錄國乘所載則公之聲望
言議學問幹局之無適不宜可推也又按己卯錄曰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夕南袞馳書曰國有大事走馬
入來時公以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矣蒼黃馳到
袞曰有密旨下洪判書景舟待命神武門外先是袞
使景舟潛啓曰欲上變告近侍之臣皆其腹心事機

危迫請開神武門乘夜入對盖不欲政院知也與景舟金銓高荊山等會于神武門外旣入闕都摠管沈貞參知成雲亦自直所來會請　上御便殿令內庫器陳陛前景舟等啓曰趙光祖等交相朋比盤據權要誣上挾私罔有顧忌引誘後進乖激成習使國勢顚倒朝政日非請付有司明正其罪承旨尹自任等詣閤門問曰宰相入闕而不使政院知何如哉公且坐且立欲語而未及發俄而內竪出召成雲入少間雲以寸紙出授公曰此　御筆也入直承旨注書檢閱修撰等皆下獄漏三下景舟等入侍密錄諸臣名

請逮命宣傳官金吾郎領軍逮捕拿致闕下以誅之公始知當夜撲殺之議愕然進曰人君不可以行盜賊之謀亦不可諱首相而行國家大事與大臣共議罪之未晩也反復切諫景舟欲啓事或作起動之勢公輒揮手却之曰何爲若是使不得離席以售其奸計　天威少霽命召領議政鄭光弼光弼涕泣力諫事少緩及推案入命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四人擬死律光弼與左相安瑭又面對極諫乃減死未幾公辭遞金吾臺諫論公前日推鞫不嚴致罪人呼字呼名請罷又按林寯雜纂曰南袞等謀禍士林以爲擧

事時不可不使本兵之長知之矚公不在三往投刺以疑之乃於其日急招之公家在典仁門外實未知事機如何也及入對屢陳昏夜不可掩人刑戮得緩獄事公之力爲多又按日月錄曰公終爲袞等所擠削爵黜外而公本器度卓犖有文武才　中廟思復用之命給職牒羣小尼之竟廢又按月汀漫錄曰慕齋在驪江陰崖李公耔自忠州公自牛灣來會于神勒寺賊臣金安老謂罷散重臣會于一處議國家事將致之重罪公卽歸昌寧云又按慕齋集詩題云司馬所爲雨灣主人李貳相希剛公及我共醵酒于神

勒寺云又按訥齋集詩題有曰希剛相公奉使京師昌世在潭州遥贈三十三韻昌世者朴公字也其詩至以安危將相才稱之又寄希剛相公詩序曰鑄成大硏以備磨藥之具公嘗去驪輿別庄歸昌寧之日作送云其臨患亂而不屈處阨窮而無悶交遊契好之始終一致槩如是矣又按稗官雜記言公曉音律爲掌樂院提調時有工人善琴者刱製歸去來辭新譜世多傳之公一日坐院中使皷一弄便杖之曰汝何敢擅作樂操以惑衆人乎又按野史云朴永文爲大將與申公用漑及公會獵而歸公占聯句曰人事

百年看落日申公繼之曰山河萬古只行塵公又要
永文續之永文以爲恨盖不能詩也亦見公藻思之
美才藝之藴矣嗚呼公當　中廟初羣賢之彙征也
以經術材猷致位崇顯蔚然爲朝野所倚重則經濟
事功之間必有所俊偉可述者而文字散逸無可取
徵只以雜出於傳記者纂次爲狀十不得其一二而
不厭其繁瑣重複者以其久遠之可禶也又不敢以
衍語增入者謹之也雖然公之師寒暄堂也公之道
義之交卽靜菴冲菴訥齋慕齋陰崖冲齋諸先生皆
一代之選而學士大夫之所宗師也觀於此足以知

公奚必多乎哉況北門禍作公雖以職事同入及羣凶咆哮 天威震疊之際乃不怵死生犯顏直諫回聖意於俄忽紓急變於倉猝則其爲說之難較之鄭公安公追對之時尤有所倍蓰者矣然而公於雷霆風波之後享有田園之趣琴樽之樂者亦多年所則始之謂己卯正人可也末之謂己卯完人亦可也彼衮貞輩於公百世之公議何哉此惟在太常氏裁量焉爾

判敦寧府事晩村柳公復明謚狀

公諱復明字陽輝柳氏貫全州者自高麗掌令諱濕

始入本朝有諱末孫官執義再傳而諱軒號駱峰燕山朝以大司諫進直言竄濟州 中廟改玉宥還滄于海 贈吏曹判書選淸白吏又再傳而諱堪官銓郞忤賊臣尹元衡謫歿生諱永立官兵曹參判生諱穡官全羅道觀察使卽公五代祖也曾祖諱炫正郞贈吏曹參判祖諱世憲 贈吏曹判書考諱宬都事贈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正郞晩吉之女三世推恩以公貴也贊成公有丈夫子六人公序居五以 肅廟乙丑生是夜伯氏承旨公夢有龍入于寢旣生容宇甚偉見者異之七歲而孤二十四而

丁內艱公以前喪在幼年未能致禮爲至慟廬于墓朝夕省哭必盡哀眼幾廢不能視物者久辛卯中生員試有居銓者悶公貧勸之蔭仕公力辭之其立志不苟自韋布已然丙申魁柑製翌年又魁殿試例付典籍轉兵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侍講院司書文學輔德或至再至三而 實錄郞備邊郞兼差也乙巳以特旨擢通政階拜同副承旨陞都凡長喉院諫院者六參議禮曹者五兵曹刑曹者四戸曹者二僉知參知判決事者一癸亥陞嘉善歷工戸曹參判再任亞尹三任兵曹參判大司憲四任同

中樞兼帶如同義禁副揔管不可悉數癸酉用　肅
廟侍從奉玉冊勞超授資憲拜知中樞知義禁刑曹
判書都揔管丙子春推　仁元王后七旬慶加正憲
秋又錄　肅廟侍從加崇政連除判敦寧外職則北
道評事京畿都事義城縣令江原全羅京畿三道觀
察使而泰安北青兩倅因見斥凶黨不赴嶺伯與長
湍晉州驪州等邑辭而免奉命則再以冬至副使赴
燕而入者祉在甲戌始公在騎省以籌郎濫騎據法
論而籌司反咎驛卒杖之公卽日投劾雖忤大僚不
恤也及處言地知無不言切中時獘一日論啓至過

十有餘條者屢次而廷議將築北漢移繼營鑄錢幣
公以爲今日人心世道雖有金城湯池决不能保守
而居廟堂之上者不念人和之訓徒出城郭之計且
繼營之設置京中亦有前輩意義而我國自錢貨之
行人心日渝物價日踊豪富積之如山農民不勝其
困雖不能銷已鑄者惟當不爲加鑄使之自耗今反
益之弊當如何因以重官方嚴科塲之道上書言之
至 景廟辛丑 上有疾奉 仁元大妃命策 英
廟爲世弟於是一種不逞之徒陰懷易樹計賊臣柳
鳳輝首投凶疏詆之賊臣趙泰耈踵其後公慨然以

討逆自任以疏以啓曰玆事不在多談惟在鳳輝之爲逆與不爲逆而已以國家至重之事謂之國體太輕者非逆而何以　宗社莫大之慶謂之忙急草率者非逆而何臣民歡忭獨自驚惶憂惑者非逆而何大策已定而謂之疑惑靡定者非逆而何泰耉則身處相職不思沐浴之義誣引乙酉戊辰事欺罔　聖聰蓋乙酉則　聖祖所詢實在於　儲位未建之時大臣所達亦在於名號未定之前今此所引不但誣當日大臣也亦所以誣　聖祖也至於戊辰事則與今日大不相襯而故爲提說其心所在尤不忍正視

也夫焉有動搖國本而獨忠於 殿下者乎又極論
韓世良權珪朴泰恒誣 上之罪一邊人爲之側目
尋因臺臣趙公聖復疏命大小政事並令 世弟裁
斷大臣三司迭請還寢而 上批又有左右可乎
世弟可乎之敎諸大臣方聯劄請依丁酉 代理節
目公獨謂此固 宗社大計而第今國事危疑庭籲
不宜遽撤也多以爲不然竟以此泰耉從宣仁門入
時事大潰其禍滔天人始服公先見及宦官朴尙儉
宮女必貞等危迫 儲宮事覺 大妃以諺書下哀
痛之敎委官懼其窮覈也直請正刑爲滅口計公以

前銜上疏曰今我　春宮所遭之變尙忍言哉逆宦妖婢締結交搆百計謀危無所不至而在廷諸臣少無驚動之意顯有周遮之跡金吾之臣則伊日　慈教之下不思亟討逆竪之道先行趙聖復鞫問之坐其心所在昭不可掩由是直聲益振士類甚倚重焉逮　英廟御極謙讓未遑更化而凶徒尙把握朝權公議久鬱莫敢先發公乃與護軍金相玉前縣監朴師聖聯疏請正賊臣金一鏡之罪曰一鏡貫盈之罪尤難毛擧而蹀血禁庭懷刃鍾巫之語皆天倫骨肉間大變則渠何敢引用於代撰之中肆筆於章奏之

間乎指斥 上躬誣及 先朝指意陰惨逆心昭著殆有浮於羿浞之射日則豈可一日偃息於覆載之間而惟彼黨與盤據近班極意營護惟恐不及噫其痛矣宜亟將鏡賊不道之罪夬正邦刑護逆諸臣一併竄黜然後凶孽戢息宗社獲安矣時人號爲三臣疏乙巳又以憲啓首討鳳輝而並論賊臣李光佐趙泰億庇護逆鏡因及光佐之以斯文是非謂非 先王本意泰億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痛辨之又請寢尹公鳳朝遠竄而丁未 上忽以討逆事大加激惱盡黜三司諸臣朝著一變凶徒復得志公以知

申求對力爭蒙嚴旨罷掌令李著承時議誣公以封山材搆屋因道查事白壬子以諫長上疏又論　景廟行錄不載儉獄而四相臣當一體伸雪末附調停之不可甲寅臺臣李以濟更掇李著餘論投章詬辱吏判金公在魯正言趙公明履等辨之遂已盖公積受黨人娼嫉始於壬寅都堂圈擯公而拔之終有此掊摭也丙寅遂與尹公陽來等二十七人聯上搢紳疏復申討逆之請並切責下義禁府　上心旋悟命追削耉輝錫恒三賊公又以知申書筵教　上顧笑曰處分如此知申眼明乎盖自誣獄以來公之苦心

血忱惟以辨　君誣討國賊爲先務歷艱險冒危罰而不能自已者垂三十年每以此爲事　君秉節之一副義理　上深察其終始靡渝故國是旣定有此敎也若畿內嶺南及西北釐弊之章皆得之職事所經還朝後言之者足見公惓惓於民國而宰義城時以治宦有璽書褒錫關東則獄無滯囚號稱神明碑頌遍一路焉嘗以秋議因朝令禁酒用法嚴民不敢犯後又有是禁　上敎曰不憚衆謗必欲嚴禁者此柳某好處又曰做事堅確可知其牢實矣其在春坊也首陳春秋之義曰昔我　孝廟與先正臣宋時烈

同德同心謨猷密勿可以有辭百世而一自分黨之後誣先正者並與大義詆之誠世變也且上書引朱子擇師輔儲之言備陳保傅之重箴規之急請盡誠盡禮以招權公尙夏李公喜朝並賜嘉納而 英廟又命公撰莊敬閣序實爲 春宮詒燕地也最後以都憲因災異陳戒畧曰 殿下操存之工有所未盡喜怒之發或多失中政令施措之際辭氣易露恩威賞罰之間好惡太偏如其眷遇之臣則言未必當理事未必得正而開納之惟恐其不及若其疎遠之人則言雖當於理事雖得於正而揮斥之猶患其不暇

其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乎官爵是礪世之具而驟躐無漸不少愼惜賞賚乃酬勞之典而名實相混或至濫屑銓衡重地取舍在上而敷奏之際有若指點停當者然一有語犯忌諱論及朝貴則或疑其過激或疑其黨私顯加聲色輒成過舉譴削竄逐項背相望以諫爲名者惴惴焉不敢出一口氣避臺垣如機穽視嶺海如死地尚何耳目之可論也哉是以 聖上獨憂於上時象日乖于下始也四箇黨目終焉八九潰裂汎觀外影形跡難尋靜究裏面機關甚密溯厥源本實由患得患失考其歸趣莫非饕榮饕利如

有一朝事變則以平日背公濟私之心其果有效忠盡節之人哉語多切直不報此皆公踐履事功言議之大畧也庚辰十二月二十一日考終于第享年七十六明年合葬于交河之晩村夫人墓晩村公所自號於平日者也夫人　贈貞敬夫人商山金氏牧使院之女判書禹錫孫生丙寅歿癸亥一男恕郡守二女趙暾吏議洪樂純相職以罪奪恕男文養大司諫女金魯材金鍾喆洪相容洗馬趙暾男鎭宅監司文養三男詩謨議詩之出命根謨之出定根晩根繼議後命根男璜公禀性剛毅制行敦朴自在童丱皆以

宰輔之器許之孝友得之天賦致喪克其哀奉先克
其誠昆弟之間愛敬篤至推以及於親戚宗黨訓誨
賙恤恒如不及少嘗劬書力學爲文辭沛然無滯而
不以是自命也立朝五十年之間愛君憂國出於至
性雖處冗散之職必盡已分之所當爲故　上亦以
當官任職獎之至於大義關頭毅然有百折不回之
氣閔文忠公鎭遠每語人曰陽輝眞宰相也其見重
先輩如此嘗試論之公郞辛壬間一完人也耆輝嚴
討之啟宦妾窮覈之疏固已犯䮢機觸禍綱而一代
儕友相推重者非刀鋸則嶺海耳夫豈有獨全之理

而公之斷斷一心亦豈爲身家計哉其能優遊散秩
獨免於斬伐天也非智力所及也逮凶逆屏黜善類
彙征公乃首膺超擢眷注方隆若將有所猷爲又不
幸有丁未事局面屢換成一汨董世界公之爵秩因
低回不進未克展施而至於誅討大行之後公老矣
然當時諸公多已凋謝無餘惟公獨享高年如靈光
巋然得以身及見忠逆是非之夬定則秉執伸矣志
願成矣何足以區區仕宦之末較計於其間哉寅承
季祖參議公旣委禽於公門有通家之誼故聞公德
有素今於公易名之狀不敢以僭猥辭畧撮言行之

可紀者以諡于太常氏

漢城判尹德巖李公膺擧諡狀

上之六年庚子春關西儒生康履泰等上言請本道寧邊故判尹李公膺擧賜諡下禮部議部據國典正二品實職應諡之例覆啓蒙許其孫必讓以寅承會宰寧邊知公事甚悉又嘗備官太史送其子楨國千里裹足屬之以節惠之狀義不容辭遂爲之言曰昔我 正宗大王道洽化成運撫一治求賢如不及用人則罔間疏逖故當是時凡有可採之言可取之才莫不奮庸興作丕贊盛際如李公遭遇究亦千載而

一時也公字士澄號德巖以先墓在德山故志其本
也始貫公州中世有諱文瑞者自公移于寧遂爲寧
邊人五世而有諱之賢以部將當倭亂殉節於露梁
生諱命達以遼東伯幕府殉節於深河生諱時英武
科當丁卯胡亂殉節於安州並旌其閭三世綽楔古
未有也時英之弟諱時芳　贈戶曹參議生諱廷益
贈戶曹參判生諱世麟　贈工曹判書即公考以上
三代而其　贈誥皆由公貴也妣　贈貞夫人朴氏
忠州人時宜之女公以　肅宗乙未生及長容儀精
采清明峻整赫赫有照人者有白癋自肩背至右膝

術者云貴且壽又云當爲白衣宰相判書公性嚴有度公嘗負笈山房歲餘歸覲判書公儼然危坐曰兒讀書山房不命之來來者何客也公悚然退其義方之嚴若此公既稟卓異之姿又克服習庭訓工課日進不已而猶以聞見之未廣遊學於畿湖之間殆十年及歸以久曠溫凊爲恨杜門謝客不赴塲屋日左右親側躬奉滫瀡公早丁內艱每以爲至痛及判書公病篤公血指以進得延三日及喪廬于墓如前喪公年時耆艾也既闋課日拜掃雖雨雪不廢友諸弟甚篤公若出未還諸弟不敢先飯常誨子姪曰吾先

祖三殉五科皆武舉汝輩不可蹶也公於經史子集無不淹貫多手寫成帙最愛春秋曰隻字片言大義甚嚴不可尋常過也其律身也雖盛暑必整衣冠終日端坐未或有惰容自奉甚薄而接賓則厚好賙恤窮餓家儲有無不顧也亦不以一毫取諸人曾在山寺有饋魚者不敢進倩傍人告公却之傍人不敢强餕諸兗緇流傳爲美談焉及公以正卿還知府林尙書蓍喆新製軺軒遺之曰大夫不可以步也公蹙惕懇辭知府躬扶以上之公勉乘而出至邑邸使人還之謝曰村巷路仄無所乘也遂爲官庫物云又戒子

孫及門人曰人之生也寸陰可惜文與武固隨材而成不然農亦不可不勤又曰學當專心致志外誘則難成又曰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又曰持身當以退一步爲安樂法持心則雖千萬人不能奪然後可矣此皆公自得之實也公於榮利聞達泊然無所求而積累之久士望蔚然御史道伯交章薦之癸卯始拜崇靈殿郎明年尹相國蓍東以本邑倅還筵白公出於三忠之家博學篤行爲西州高士其後徐相國龍輔又以本邑倅還　上問曰卿見李膺擧否其人實地果何如也徐公對如尹公言　上固心識之及

戊申冬李相國性源啓言公其家則三世旌閭其人則學行有稱云　上曰此等人須別般收用可以奬勵道內況一門三忠可知其名家仍除　康陵參奉己酉春肅命召諭之曰汝之登聞非徒大臣薦之已有所稔悉也年幾何矣對曰臣年七十有五又以欽述職事勉之仍顧左右曰外貌若是淸偉其中所存可知公感激就直未幾謝歸盖不欲淹留也辛亥超嘉善階除同知中樞府事乙卯以壽陞資憲特拜知中樞府事下旨于地方官諭以年老未盡用之意戊午又教曰適閱道啓其先三忠中故學生命達立慬

在於戊午其在念其家之道不可無示意仍特除都摠府都摠管敎曰固知筋力之難而第以乘馹上來事下諭焉時公適有疾以在外遞久之始克登程上聞之復除都摠管仍飭沿路以安車豐供護之至京師入對　上命近前者三曰不見卿久矣卿之顔貌無減於曩日也仍以乞言諭之公惶恐對賤臣不敢跱殿上侍者見公進退奏語之際動合規度嘖嘖相語曰雖自少出入禁闥者不能過也旋呈告請由上敎曰此人之所存聞於兩大臣之會經道伯邑倅者學行俱篤鄉里著稱若在京華則宜置邇列以備

顧問間除一命以其年老而家遠旋因尋鄉未及試
之以百里其後特除知中樞今又以摠管騎騶上來
而召見於前席其奏對周旋益知前聞之不爽申之
以乞言之義而擧止之雍容尤所歎賞昔於平壤有
成均司業鮮于浹定州又有漢城右尹趙昌來近久
未聞此等人似此拔例擢用之擧甚是欠事而此人
則以若所存朝廷之所用止於衞府樞銜烏在其勤
求之本意而惜其年近九耋難以內外職事責之迨
其上京之時欲試之仍特除漢城府判尹趣命察任
公祇謝後疏辭乞歸曰如臣所被恩寵乃關西三百

年所無　聖德隆深天地莫量而糞土賤臣何敢自效於職事又何敢一日自安乎批曰擢用卿者欲使一方人士知所勸於飭躬修行卿其量筋力行公居月餘以省掃請由　上命寫牌招時傳敎一通以給仍賜內府丸劑又使給馬供饋依上來時皆異數也逮庚申國哀公老病未克奔慰猶蔬食三年世以爲難丁卯三月七日考終于第享年九十三前一夕有白氣濛濛如雲霧罩其室村人皆異之訃聞賻祭如例葬于判書公墓側元配　贈貞夫人水原白氏鷺翼之女育二男一女繼配貞夫人淸州韓氏正裕之

女育三男二女男長宅周次宅冑宅㸦宅倜宅撰女
適柳秘延安南模李夢顯皆士人長孫必讓宅冑子
而入繼者也以前參奉登經行別薦超授掌樂院主
簿不就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不侫於微少時猶
及見公赴召事矣時　上以公高年名儒不能盡其
用屢形於嘆咤徵之以蒲輪之禮擢之以九卿之列
虛心延訪寵待隆摯雖古申公卓傅之致于朝不是
過也然公退然以遐土疎蹤自處恂恂似不能言者
是豈因耄期然哉謙德之本也讓行之著也謙且讓
不其爲君子人乎公雖不以理學自命理學之實要

不外此而公旣奮布衣與圭蓽名動天闕聲振一代
此不但西州之榮而已于以見我　先王求賢用人
之盛德卓越百王爲邦家之光故謹掇前後事實用
告于太常氏

雲石遺稿卷之十七

雲石遺稿卷之十八目錄

諡狀

刑曹判書趙公榮進諡狀

領議政稷下金公相福諡狀

行吏曹判書淸川君雲溪金公鍾正諡狀

漢城判尹徐公有大諡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八

諡狀

刑曹判書趙公榮進諡狀

公諱榮進字汝揖楊州之趙氏也譜自高麗時諱通始可稽入我朝有諱末生以經術文章事　太宗世宗官至領中樞府事諡文剛公自是簪組相聯七傳而爲知敦寧府事　贈領議政諡昭敏公諱存性實牛溪先生高弟也生諱啓遠刑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忠靖公厚德偉量爲　孝　顯間名臣是爲公高祖考曾祖諱禧錫郡守　贈領議政祖諱泰彙郡

守　贈吏曹參判考諱奎彬府使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驪興閔氏判書忠文公鎮厚女也自忠靖
公以下三世宦業皆不達而兩世貤贈以公貴也判
書公卽右議政忠翼公泰采之從子也　景廟壬寅
忠翼公以建　儲大臣遘禍判書公棄官寓韓山以
殁閔夫人卽　仁顯王后姪女也　后之遜私第也
率而教之性行淑靜而亦早圽其所積累者篤且厚
必有以大發天理然也公以　肅宗癸未生臨娩忠
文公有圓玉夢仍以小字識之自幼沉重異凡兒文
藝夙就而辛壬後隨判書公屛跡湖庄杜門廢舉庚

戊判書公下世乙卯又遭繼妣柳夫人憂至　英廟
更化後甲子始中司馬公年已四十二矣明年筮仕
由義禁府都事濟用監奉事陞司宰監直長換宗簿
寺用　璿源譜畧都監勞陞主簿移東部都事戶刑
曹佐郎轉刑曹正郎出爲大邱判官未赴調永柔縣
令辛未陞守載寧郡甲戌以徵事解歸纔閱月又授
南原府使公於兩邑政績茂著俱有陞敘之典也丙
子登文科連除司諫院正言獻納侍講院弼善輔德
知製敎司僕寺掌樂院正慶尙左道災傷敬差官講
書院左翊善己卯以　世孫冊封都監都廳勞進階

通政拜兵曹參議參知　上見公立侍衞班儀表魁偉特加獎諭曰爾貌酷似故判書故判書卽閔忠文公而公嘗以戶曹郞差　肅廟御容摸寫都監郞上每親臨董役以公奏對稱旨屢褒以宰相器其任永柔以飭戎械完逋穀聞　上嘉之曰其人予所知也向聞本縣駐蹕處有修葺事故親書其名而下使之鐫揭其恪勤可尙也及以南原守唱第也　上又敎曰予知爾久矣尋當召之卽還官盡力救飢民可也盖以本邑值大浸方設賙賑也　上之眷注公有如此是年秋特除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右副尋拜

司諫院大司諫庚辰連拜承旨戶曹參議冬充副价赴燕凡計程留館以法裁之一行皆嚴憚焉還朝拜諫長旋遞拜刑曹參議辛巳 上以 仁顯后禮陟之歲幸驪陽舊第躬審 聖母所御之室公以忠文公外孫擢拜漢城府左尹公以中批特恩非聖世美事懇辭不許尋拜都承旨歷禮兵曹參判兼承文院提調出爲黃海道觀察使始 上以 聖母所御室詢于公公擧舊日所聞對以實而或掤誤達之說以播一世至是臺官李鎮恒申益彬等揑成罪案請罷 上燭其狀欲仍之未果敘拜諫長同知義禁府事都

摠府副摠管壬午拜咸鏡道觀察使臺臣郭鎮純又
掇拾前事誣詆之力辭不赴特除司憲府大司憲連
拜秋參知申後於筵中屢以公被論事昭晰之甲申
有文純公朴世采特命從祀事承旨李得培覆難被
罪公以都憲上疏曰自古從祀之擧實爲莫重之典
禮內自館學外至八道同聲建請然後乃始允許而
今 殿下遽然斷行終有欠於重事體之意則承宣
之所陳達寔出於有懷無隱之義而大加摧折至命
譴罷恐非 大聖人優容之度幸加三思亟收前命
上不賜批還其疏仍降嚴旨特罷自是 上甚加激

惱及北壇禱雨公候之門外 上曰予之惱專由於
爾爾何敢祇迎也亟命削黜而戊子以知申爭賊臣
光佐等復官之命又蒙譴罷己丑復拜同義禁又以
從享時事特罷自甲申後六七年間因栢府喉院之
違有忤旨罷削相續及庚寅擬京畿監司末望 上
遂下點教曰久滯矣予不用誰復用之未幾遞拜同
知敦寧府事辛卯復拜憲長時有洪相國鳳漢合啓
事 上奬之以樹立仍教曰趙某是誰之外孫特爲
加資而公長子昌逵曾爲侍從公以年至將推恩是
冬特命先期進資憲壬辰春拜知中樞府事入耆社

皆異恩也連拜知義禁都摠管內醫提調刑曹判書
適公從祖弟參判榮順以光恒諸賊事抗疏　上震
怒至有一律之啓公惶蹙不赴班　上教曰秋判亦
護黨而然乎特命削職居無何西敘癸巳以　聖壽
八旬推耆堂恩陞正憲兼知春秋館事歸厚署提調
又拜司寇諭之曰卿筋力尚强又知卿確秋曹事專
畀之卿其勉哉公引年乞遞乙未又以耆堂入侍特
加崇政每用耆堂恩前後蒙食物表裏之賜不可僂
數是年十一月上旬以微恙卒于第享年七十三訃
聞　上藎然曰悃愊之人愴悼曷已輟朝致賻如例

御製文卽日侑之曰竭心誠忠一片質實哀榮之典亦備矣丙申正月以禮合窆于藍浦三溪里庚原夫人權氏墓之右夫人籍安東左參贊憹女也貞淑端莊婦道極備舅姑甚宜之後公一年生先公四十年乙卯卒　贈貞夫人育三男一女長昌遠大司諫次光遠郡守次祥遠都正女適士人徐道修側出男東遠生員章遠進士貞遠女適李長衡公之內外支嫡極繁衍排行至五六世科宦綿聯多不勝記而郡守鎭大長孫也今之請狀者府使秉憲玄孫也公姿性忠厚器局宏偉平居峻整望之若不可犯而及其接

人也坦夷眞率未嘗修飾邊幅見人有不是處輒面折之亦不復置諸胷懷至義理可否確然有莫能奪者蓋其言行準則實本乎忠靖忠文也公五歲失恃事繼妣柳夫人終始無貳皇考居鄉之後產業蕭然而公養志承顔不以有無及親聞每痛祿不及養凡享先之節極其誠敬雖籩豆粢盛之屬必從厚曰後之替引在子孫賢否耳豈可逆料而儉其先乎又推其餘遇弟妹親愛無間待親戚曲有恩意而諸子或有過失罔或恕貸雅尚儉素家無奇玩此皆公家法躬履之貽諸後也公晚年築室于臨陂之西湖將欲

退老于此密邇松楸而　聖籌漸高不敢告歸嘗作思鄉之詩使付亭壁其雅志可見也公前後任都憲至十有五其論民國利害甚多每於　上意激惱之時陳啓懇摯時賜嘉納亦由公至誠所格而公於壬午夏　徽寧殿酌獻禮時以知申奉命往來於　春宮至被譴罷故　正廟燭其實後於公孫郡守公筮仕作宰也皆加以特恩洵非無所本而然也嘗試論之公是忠文公之宅相忠翼公之猶子子也以名家後進文藝器識爲士友所推而不幸經辛壬禍故浮沉海曲且數十年及以蔭路決科　主眷厚矣世路

坦矣乃其生平踐歷不出常調雖位躋崇班壽在耆列而特旅進旅退耳始公與從叔父文簡公觀彬最篤而文簡公旣多仇疾又以尹尙書汲見惡於人嘗因對直其寃世之不悅於數公者從以媒蘖也公議多惜之公則固不以爵祿得失關諸心惟自守而已是以當時權貴之門無所染跡而其終也超然獨免於風波顚覆之際世咸以福人歸之嗚呼此豈急功名逐勢利瑣細齷齪者所能彷彿哉至若 英廟之眷顧靡替 正廟之記念不置足以知公忠藎一節矢心向國有所固結孚感於 兩聖朝者也謹撮公

家狀所載大畧庸告于太常

領議政稷下金公相福諡狀

元陵元輔金公諱相福字仲受年二十七釋褐五十相相十有四年而謫歲餘放越六年卒又十有九年而後復其官此其大畧也金氏貫光山者系出新羅歷高麗入本朝簪組㷇爀號爲國中甲族至沙溪文元公諱長生爲世儒宗配食聖廡再傳而諱益熙吏曹判書諡文貞號滄洲卽仁孝間名臣而公之高祖也曾祖諱萬均承旨贈吏曹判書祖諱鎭玉蔭監司贈左贊成考諱元澤蔭判尹贈領議政

妣 贈貞敬夫人青松沈氏蔭右尹廷輔女公以
肅宗甲午生前光所鍾幼有遠器長而文詞華贍蔚
然負士友間聲譽 英廟庚申擢謁聖科唱名之日
諸老長者皆以得人賀每出入堂后訖注通敏筵臣
爲屬目焉同年被翰苑選嘗於筵退 上命進前敎
曰爾是 翼陵親屬且爲沈某之外孫嘉乃祖今又
戒爾克肖 翼陵之考爲光城國舅而滄洲公之猶
子沈右尹爲 寧陵外孫故 上敎記念之也明年
春陞六壬戌辟兵曹郞屢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
平時有罪人明彥志放釋之命公啓言明彥素與鏡

賊凶肚相連甲辰一疏已無臣分戊申逆節尤爲綻露志以就商之子爲鏡賊之黨密締斗昌情節陰凶並還收因請罷不能請寢之臺臣不許又上疏陳勉畧曰士大夫志氣消沮以直言極諫爲忌諱而 殿下聰明睿智視羣臣不足以當 聖心者遂曰羣下之學莫我若也舍爾所學而從我若有違者威怒以加之孔子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賜優批出佐繖幕甲子除侍講院司書又以正言疏言慶熙宮移御時儒臣罷遞事曰 親臨頒賞固出於愛恤軍兵之盛意而侵夜臨門禁闥未開何

至遽震威怒徑加罪罰乎批頗未安翌筵　上曰金
某古承旨之孫沈某之外孫渠家獨潔故予信之如
何而今又爲此擧他人何可信乎因命罷職尋敘參
都堂錄除弘文館副修撰兼文學西學教授差增修
大典纂輯郎以上番玉堂入夜對　上以黨論事下
教累百千言有賢不肖用舍包容陶鑄之教公進曰
向日堂錄之抹下卽無前之事而　殿下捌之尹光
毅疏有特授而無特抹之語誠然矣奏未畢　上曰
儒臣所達公平矣尹光毅之言是矣而予於黨人無
顧惜之心特抹之擧雖出苦心嗣君若效其事則甚

不可公奏曰　東宮睿質賢明必無此過慮而千百
載之後若或藉　殿下此事忤旨者輒抹之其流之
弊豈不懍然且以諸臣本事言之南有容杜門守靜
不喜追逐黃景源之疏不過偶然之事　上曰予以
儒臣謂不爲黨論終有渣滓矣儒臣是　孝廟外外
孫若思　聖祖當日之心則必不爲黨論又笑而教
曰黨論終可爲乎酬酢勤摯若敎詔家人者筵退天
已明矣　上之眷注自小官時已如此時　上將入
者社朴諭善聖源疏爭之　上命罷兩司之不論者
又以儒臣袖手傍觀並罷公卽敘乙丑連除兼司書

吏曹正郎獻納校書校理司諫差　親鞫問郎以不
發新啓特遞因玉堂李昌壽請加施削職仍教曰予
於金某期待深矣洪翼靖公鳳漢以承旨奏曰某以
儒賢之孫不忍詬士子罪也竟遠竄于益山郡明年
春放旋給牒教曰往者處分不過責成其人又教曰
金某予之所恃此可見公所受知也時趙判書明履
以副學陳疏忤旨黜補雲山郡守公以館職疏救之
上命還給曰此章曰是本事而然乎曰是其人而然
乎從公乎從私乎因罷職敘拜修撰入講筵盛陳科
擧行私之弊仍請懲貪曰朝廷之貪本也守令之貪

末也先淸其本宜矣　上以直獎之秋差全羅左道
京試官連除弼善執義丁卯李判書台重以灣尹不
赴施以外補而終不應將以厭避律之公以玉堂奏
曰台重不苟於爵祿如此之人安知無他日得力處
耶願勿遐棄焉　上然之陞副應敎合三司啓請賊
臣光佐泰億追奪官爵　上厲聲下嚴敎曰金某
仁廟外孫也爲先遞差復以副應敎陳疏討兩賊之
罪承嚴批轉輔德掌樂院正冬以應敎入侍因光佐
泰億不爲停啓罷職公於討逆屢承嚴旨而秉義抗
辭力爭不已朝議韙之戊辰　肅宗御容移摸後奉

安時用大祝勞陞通政拜掌隷院判決事移承政院同副承旨連除兵曹禮曹參議已以承旨陳文義論陵幸時臺諫記過事　上首肯曰甚是甚是遷刑曹參議差監試試官因場內淆雜被削尋敘庚午除安邊府使捐廩蠲役恤民戢吏闔境頌淸嚴焉壬申解歸差　坤殿玉冊書寫官癸酉參議戶曹拜副提學時有館錄之命公屢違召儒臣請促之　上曰副學誠得人當善爲矣予雖衰暮此則不可不圖之矣因命招終不進坐罷翌日諸大臣迭奏曰副學得人此不必督迫使之乘便爲之好矣　上曰其人甚剛

知其必善爲之矣因敘還前職公五違召又坐罷未幾復申前命入晝講進讀訖敷陳文義甚得啓沃之體　上曰眞副學矣因以館錄速行飭之公力辭居數日又敎曰此副學在時弘錄不得爲之更待何時此後事不知矣公不得已會圈三告遞轉吏曹參議政注一循公議世皆稱之甲戌薦拜水原府使丙子拜成均館大司成以廟剡擢授江華留守丁丑入爲禮曹參判戊寅拜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都摠府副摠管差備邊司提調轉都承旨已卯拜吏曹參判出爲京畿監司庚辰兼同知　經筵

事藝文館提學冬特旨擢拜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都摠管辛巳兼同知成均館事拜右參贊夏轉判禮曹戶曹兼知春秋差籌司有司堂上壬午差京畿勾管特旨差宣惠堂上癸未拜漢城府判尹兼弘文館提學盖公三司春坊之銜三十有一承宣佐貳之銜四十有一亞卿之銜七正卿之銜十有三兼職之銜十有七外職之銜六而參外兼吏諸司提擧不列焉此公前後踐歷而是年七月鼎席缺將新卜左相洪公鳳漢已筵薦數人　上連問復有誰也最後以公名應　上曰予欲得繼世之人而以馬事遣人言者

正合予意吾之相定矣洪公曰此人心無搖動必不負 聖簡矣盖修撰李聖圭疏斥公受某弁馬而公嘗言于公座覈其實者故 上教及之適公以備堂被門黜 上特命給牒因使進加卜單子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嫌中批也由是以卿之公心予已詳知卿之志確奚待輿論衆猜相攻卿無靜日爲别諭又手書勉之公感激出膺初筵以大臣諸宰之被黜者論奏因曰今日急務卽 聖心之和平 聖躬之保嗇也豈可以羣下有罪每致激惱乎 上嘉納之及退上喜曰得相矣今日處義簡而確也乙酉陞左揆首

尾四年之間或罷或免旋卽復拜至丙戌六月以親
年篤老筵懇　上憫其情許之公早歲失恃事判尹
公至老白首愉色養志位至三事判尹公尚無恙咸
稱相府盛典及判尹公卒　上念公孝特降絲綸以
悼之又下　御製侑文世皆榮之公衰年執喪哀毁
幾不能保制闋付西樞己丑秋復拜左議政庚寅春
以不討尹弘烈事罷秋以不參祭班配春川尋放壬
辰三月特拜領議政自是罷竄還寢者又數十次先
是申贊善暻疏辨蕩平事　上震怒命免爲庶人三
司不請討者皆罷建言請用山林諸臣皆得罪因命

宋賛善明欽亦免爲庶人以宋公疏中有三百赤芾
語也又製裕昆錄命金副學時燦等不得舉用至乙
酉四月公於講筵奏曰臣伏讀　御製祖訓有勸崇
儒一章臣實欽仰而今則儒者舉皆被黜抄選幾乎
無矣非祖訓賜　世孫之意歷考前牒及國朝往事
豈有無儒者而爲國者乎此一脉　殿下不可不扶
植之矣　上屢加嚴敎曰宋明欽以寻比曹侯而羣
下無請罪者故其流之弊至于申暻矣公又奏曰赤
芾云云漢史東平王蒼之疏亦用之盖詩傳文字斷
章取義故如風雨凄凄鷄鳴喈喈亂世之詩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亡國之詩而亦尋常引用矣又曰　殿下臣使廷僚豈爲如此下敎乎　上曰金時燦疏戚里滿朝之說與赤芾同矣公屢陳其不然　上怒轉激曰卿其休矣公又奏曰以抄選爲庶人前所未有實爲　聖德之累矣　上命罷職以筵臣言還寢居二日以招致山林之說爲妄發竟免相翌月復拜以於卿血忱於予率爾敷示悔悟之意癸巳九月有藥院直宿　上命撤之曰初意在抑諸臣也玉堂李敬養李商巖筵請還寢　上怒遽訊之命以釣名擬極律公進曰此非釣名也況極律乎又蒙罷時　上患

朝臣朋黨之弊每有磯激　天威震疊而公隨事納
誨多此類也故　上雖頻降嚴敎而旋卽開釋之備
至至甲午六月遞付領中樞府事凡樞衙與　廟社
軍門諸都提舉多不盡錄乙未冬命時原任大臣入
侍勿待齊會隨詣登筵公第近先入　上以宰臣徐
命善之疏詢之公曰伊日筵說臣曾未聞宰臣必有
所聞矣　上旣歷詢諸臣敎曰具瞻之位所對糢糊
命罷卽敍執義申應顯副學李瀰交章論劾辭甚危
怖時　正廟代理屢賜勉諭及　正廟御極之丙申
九月三司復發以公乙未筵奏至斷以請覈言根命

付處金吾以平海定配所　上敎曰此無異遠竄況大臣旣無他意可更定之遂改公州明年特宥使之田里任便於是公歸結城之鄉廬杜門謝客親戚罕見其面而寒暄慰賀不及於都下故時議雖斷斷不已而　上意終始若偏加庇覆然者卽公素行無所疵欠故也不然以公而當是時雖欲免得乎壬寅正月初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九公嘗自號稷下有遺藁幾卷藏于家盖當乙未冬　代理議起事機嚴密而公處閒久罕與世接倉卒登筵只陳其未聞之實而未嘗抵捂於宰臣疏也特公平素持論每以嚴斥賊

臣龜柱爲一副秉執毅然獨立終始不奪以此積忤
於右金之論遂至乘機而搆陷之雖以我 正廟之
明聖不能無處地形跡之疑及末年庚申始大察其
冤下特敎復其官爵前數年以公子箕書添書除敦
寧參奉箕書雖惶恐不敢膺世咸異之及恩敎之下
始知當初處分非出於 上心也配貞敬夫人竹山
安氏判書允行女淑質懿行一門欽服生先公二年
歿後公五年與公合窆于結城陽和洞乾坐之原公
無男以季弟坯窩公相肅次子箕書過房官郡守女
適承旨趙鎭容庶女適進士申光純箕書二男三女

長在厚今判官次在敦女進士尹栻李復在閔志鏞
趙鎭容繼子咸丞今參議在厚男奭鉉內外曾玄若
干人公身材不踰中人而風範端凝神采照映外和
粹而內强剛平居簡默未有戲言尤不以慍喜形之
色辭知公者每誦古人詩中倉卒劉寬從容謝傅之
句故　君上之敬重百僚之彈壓巖巖有泰喬之勢
至於淸儉之行精約之規雖素所不悅者亦無異辭
每公退蕭然門無雜賓定省之暇手不釋卷此公平
生繩尺而立朝垂四十年小心謹愼自法從至大官
公所藉手者在此　上所簡心者在此尤於嘗藥之

任誠勤罙著或 聖候靡寧則雖於公退之後輒坐
以待漏以爲常嘗奏曰建功湯雖進御多效而湯劑
材料主氣而不主血臣實悶然若得氣血雙補則好
矣 上感而許焉建功湯之有鹿茸公所發也始公
遭罹也禍色滔天將叵測而賊臣國榮方用事張甚
國榮微使人諷言於公弟坯窩公曰伯氏相公若於
別諭之後陳疏論某人罪則可復入中書矣坯窩公
以此言告於公公正色曰賣友緩禍吾所不爲坯窩
公亦不勸之盖於是時有 先朝舊臣之諭聽我面
諭之教若將有眷注敦勉之舉而三司之啓隨之世

以是知公得罪不由於筵對而由於拒榮賊云公家世詩禮擩染有素擔荷義理聲聞自著親友之所推詡朝野之所企待固無待乎有所作爲而貞操雅望又可以上結殊知故冢宰之超擢匀軸之特簡盖有世道之責矣然而公之入相在　英廟倦勤之時而門戶之爭朝論方歧公亦乍退乍進日不暇給終未能有所展施實世運時勢之所使然於公何哉及夫患難顚沛之際不爲勢屈不爲利移嶺海鐘鼎視若秋毫用能自保其素心則雖古盛德之賢不是過也嗚呼此公詘於當時伸於百世者歟寅丞伯祖肅憲

公與公有查誼而王考文翼公屢以佐貳與公周旋於銓地故自兒小時聆公事頗熟今因判官君之託忘其僭猥撰次公遺事而獨恨喪敗之餘文字多佚不能有所發揮耳然於太常氏採擇當觀其大畧焉

行吏曹判書淸川君雲溪金公鍾正諡狀

公諱鍾正字伯剛淸風之金自高麗侍中諱大猷始簪組蟬聯入我朝有諱灌官參議 贈左贊成四傳而諱友曾策靖國勳官牧使 贈兵曹判書封淸平君又以嫡長五傳而諱洙官參奉 贈吏曹判書郎公高祖也曾祖諱榦以道義之學爲世儒宗列於旌

招官右參贊　贈領議政諡文敬學者稱厚齋先生
祖諱泰魯早世　贈吏曹判書考諱致垕號沙村文
章言議爲一代所推官大司諫　贈左贊成兩世貤
誥以公貴也妣　贈貞敬夫人完山李氏出孝寧大
君房郡守諱奎壽女公以　景宗壬寅生幼端凝異
凡兒烱眸洪音言笑不苟五六歲已能侍坐親側拱
手長跪厚齋先生特鍾愛之自就傅文辭日進如書
之朞三百註易之象數秘奥宿儒所難解者莫不隨
處洞然世稱神童焉甫十二遭內艱致哀如成人及
長委禽于直菴申公暻之門申公不以翁婿常禮視

公曰此愚伏待同春之規也盖申公師厚齋而素重
公克承家學故也公以粹美之姿薰陶擩染博極經
禮以及天人性命之原不以章句記問之學自居聲
望藹蔚儕流皆自謂不及辛酉司馬明年丁沙村公
憂毁幾滅性辛未拜　靖陵參奉歷濟用監奉事工
戸郎敦寧府主簿判官乙亥除慶山縣令丁丑擢庭
試文科拜司諫院正言戊寅差御營郎參瀛選時
上因事激惱盡罷在直玉堂特除公副校理翌日進
講公遂陳處分之過中辭未畢遽下嚴旨遞旋寢
天怒益震辭教至不敢聞公懇懇引中庸九經之義

力請收還　上察其誠爲之霽　玉音溫諄特允其
奏錫馬以旌之明日詢厚齋舊事特加　贈謚又命
刊進遺書　親製文侑之以公文義通透可見家學
褒之公之際遇實自此始俄因僚書引嫌遞奉命廉
察於　明陵　親謁時復拜副修撰兼侍講院司書
南學教授再奉命廉察於果川楊州等地秋有雷異
與諸僚劄戒畧曰筵席之上累降不平之教動作之
際輙有非常之舉景色愁沮鎮定無期因及中批之
頻煩言路之杜塞冬又劄陳用人施政應天以實之
道徍優批已卯春以校理論事及筵說　上命罷承

史之漏傳者公不自安屢違召適關東有檢田事特
拜都事歸拜修撰乞養爲義城縣令翌年冬內移辛
巳復兼司書　正廟冊王世孫兼右贊讀適以春坊
闕直當窠　上聞公有親癠特揀之曰予知某爲人
決非欺予者仍兼西學漢學教授因事上劄曰憫旱
躬禱固出憂民而筵臣覆奏反致激惱堂堂美事不
免以過擧成之引程子語張思叔事爲戒　上以深
得儒臣之體爲批公於　經席講義必反覆敷演眷
眷於　上躬得失而遇事拜劄辭旨剴切　上輒賜
嘉納由是同館諸僚咸屬草於公每副本之出人皆

識之曰此某筆也秋差雲山按覈御史事適已又差
闕北魚鹽稅釐正御史俾以均役事目從事公以爲
均役之病於此路幸未至甚今若束之以三尺律民
將不支力請元額外勿復增 上可之遂博採事情
酌其宜而施焉北人賴之事幾竣仍差監市御史特
旨命安輯穩城災民明年六月始復命陞副應教兼
弼善輔德兼右翊善復以暗行廉嶺右歲歉民食艱
公隨便宜發留庫糶之歸請矯制之罪大臣以不可
不罰請罷翌日特教比汲黯而敘之歷司諫掌樂院
正議政府檢詳舍人兩湖饑移北穀十萬濟之旣分

遣三御史命公監運往嶺南以督之公量海路險易遠近設暸望飭護送獲利泊焉還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微事罷甲申敘拜禮議換刑議適灣人有犯界殺越者差瀋陽參覈使還復爲左副承旨是歲　上特享玄石朴文純公於文廟參判李濈以蕩平說疏援玄石爲證直菴申公卽玄石外孫也以贊善疏辨上震怒命焚其疏黨之公黙黙不自安亦未敢告遞上忽敎曰此承宣見其婦翁被罪而不一言可嘉也特陞嘉善階仍拜禮曹參判都承旨公愈惶蹙力辭屢違召罷乙酉以廟剡出爲義州府尹寔爲公弭謗

地也踰年遞蔭封淸川君拜同知敦寧府事上疏申
辭資級請收還　上以年久復引始命罷旋配洪原
遇赦宥敘拜同知中樞府事兼同知義禁府事移拜
司憲府大司憲旋除京畿監司明年入爲兵曹參判
備邊司堂上都摠府副摠管戊子拜弘文館副提學
移吏曹參判同知春秋館事差貢市堂上　上嘗於
政席有侍從乞郡人並差代之命盖有激惱也公上
疏請寢曰從臣親老者恩畀一邑固出錫類之仁而
今因一不法守令不問治績一切遞改則怒近移乙
事未前有優批許之已丑歷漢城府左右尹工刑曹

參判同知　經筵事備局有司堂上庚寅拜戸曹參判同知成均館事冬又拜副提學主瀛圈時搢紳間有南北兩論互相傾軋而公自居銓注擬務從平允未嘗曲循時議及是又不能副其望黨人大譁辛卯春喉諫疏請拔錄中五人　上燭其狀斥之公亦累除輒引義控辭丏外拜江原監司請穀以補蔘弊不以例羡自入東民頌其廉癸巳遞方賊臣鄭厚謙擅威福有名家子處要路者首先趍附自托於爲親友綬頰以要公公峻辭拒之曰君之自爲計吾不敢知若以彼一句語及於我與君絕矣其人憮然自是周

歲之間銓擬不及焉間差關東勾管甲午由成均館大司成陞資憲階差關西道科試官拜刑曹判書遞移知樞冬拜吏曹判書及大政厚謙因轉囑不能得抵書于人曰我 聖上暮年建極之治將壞于一銓官之手時相亦以公剛正慊之筵駁守宰三人使不得安其位曁辭遞羣憾交萃乙未春諫長金養心發啓論列而其所捃摭甚細瑣人皆笑之竟以此蒙罷敘拜禮曹判書辭不就 上特除內醫提調召之又除兵曹判書飭敎屢下公勉膺焉仍兼右副賓客知經筵事秋 上宴開國以來勲臣嫡長普加一資公

陞正憲俄因內局侍藥勞進崇政遞判禮曹兼判義
禁府事陞左賓客復拜吏判引前事力辭　上必欲
致之屢促而終不進命史官諭令入侍詢其故公對
曰天官之任進退人材今若自爲冒沒於廉義則吏
何以黜陟庶僚乎　上曰所辭如此勉解其任公纔
自筵退又敎曰人君御國不過四維前席陳懇强從
其請旣已一解往事浮雲仍授前任牌招曰君旣從
臣願臣何敢違命乎公不獲已出肅未幾引他事遞
十二月又任銓職吏議李在簡之舅有累乙亥獄者
當以侍從父推恩而未敢焉在簡瞰公不赴政直令

啓下公發其事論之卽丙申春 正廟代理初也答
以勿施囚在簡取供供以循例應行漫漶之公復上
書極論隄防之不嚴盖距乙亥討逆稍久朝著間無
復有此論公書出一邊之人大驚時相入對謂公有
不能檢飭之失請罷不許復以實病奏 大朝遞之
三月 英廟禮陟拜工判差國葬堂上時有罪人尹
泰淵島配事公在金吾定蝟島 上以島近屬邑疑
之遽下嚴教罷異論之挾憾者以爲機可乘也於是
有尹東晩之疏至請屛裔 上召東晩責還其疏過
數日命敘仍管襄禮拜判尹知春秋館事面諭曰疑

字有多般有然疑之疑有未然之疑不必以此爲未安安意行公可也公遂膺命旋遭繼妣朴夫人憂公年已衰執制愈謹見者莫不感歎戊戌服闋還朝是時賊臣洪國榮號宿衛大將恒處禁中凡詣闕者必就謁如不及公獨不之造國榮大發怒咆哮曰某不見我而去我怖甚渾身震掉矣盖自　代理之初榮已鴟張用事公絕惡之不以色辭相假又有與公近者從而媒蘖之榮憾益深迭發疏啓竟收爵秩放逐于鄉里公左右戈矛備經危辱而惟閉戶讀書不以外至者嬰諸心矮屋孤燈耿耿相照雖阨窮之甚人

不能堪夷然若素患難也至庚子夏因赦滌榮已黜矣壬寅冬始復君封越三日特除判敦寧府事召公入慰藉之甚厚諭以供職明年除判尹又明年歲初有天警命廷臣各陳弭災之策公以立大志明 聖
學嚴懲討振紀綱開言路舉賢才厚民生七條進
上優答之遞拜判義禁丁未又拜判敦寧逆豎李匡運遠戚也一日以疏草謁曰吾欲有所陳也公麾之曰吾於儕友間未嘗干此等事況汝浮悖者乎匡運遽發不道說公叱逐之卽報捕將跟其跡而請對以白焉未幾捕就法都憲李坪以不卽拘置請罷公

上許之曰判金吾事失在忙錯使卿當之無恠爲然一番勘過在所不已過數日特敎以責備之故敘拜都摠管刑判冬諫臺金遇國復舉憲疏益肆醜辱盖公守正奉公積忤於異色非一二遇國之疏亦有由也 上悉燭之嚴斥而司諫洪樂淵又以營救遇國被罪連除公判義禁左參贊及公疏辭賜溫批以開釋之公低回郊坰終不敢出纔還第感疾而卒實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而享年六十六訃聞輟朝吊祭如儀明年二月葬于廣州沙川卜竹洞乙坐之原夫人平山申氏婦德克備宗黨咸服先公二十九年已卯

卒 贈貞敬夫人祔公墓左有三男長世淵縣令次
會淵參判次命淵都正側室子敬淵郡守得淵女孟
克遠世淵取從子東健爲后前司書女柳詩申光訓
徐謙輔李時敏會淵繼子東選女李道在前參議命
淵男長卽東健次東獻今副率女李鳳秀前正東健
子教性進士東獻子學性今待教公孝友恭謹得之
天性婉愉之容洞屬之誠自少至老未嘗少懈事朴
太夫人四十年如一日罔敢有絲毫違咈人或不知
爲異顏也以至遠世廟墓之儀具皆竭力營辦必誠
必愼祭必躬將一遵家禮旣徹而退猶端坐如齋以

盡餘敬事姊如母撫妹于家以供親懽有無共之宗族之疏且遠者亦各曲盡恩義而平居脩整人不見其疾言遽色冠帶必飭容貌必莊一本於主敬此皆公內行之篤實者也其與人交終不爲翕訿之態亦不以冷暖有變出而立朝以謙約檢躬以和平持論外無營求之辭內絕偏係之念淸儉之節冠於當世雖位遇華顯眷注隆厚公退居家蕭然一寒素也嘗值西伯缺朝議咸屬於公領相韓公翼謩已首薦未及啓公聞之力辭改之韓公語人曰圖避箕藩只某公一人可見公平素操履之一端也公禀旣絕異重

以家庭師友之聞見着力於實地不事外慕及造詣益高表裏一致自有隨分任眞嚼而不滓之意學必以致知爲先操心爲要於經則謹守而不刱新說於禮則博考而深戒義起從事於斯勉勉不已故雖疾病沉篤之際事務鞅掌之間猶不廢考証玩索而詩文之末皆不失典則是以屢蒙　英廟褒嘉謂之以文學嘗臨筵問綱目一段筵臣無能對者時公以兵判在侍衞　上命進前而詢之公誦本文首尾析其義奏之　上色喜曰予固知兵判之能記之也　正廟在春宮公以賓僚進故事引程子說以三代之治

必可復反復陳勉特蒙嘉答槩公所存有非近世操觚之士可及而古所謂經術宰相者或近之矣公自號雲溪著有遺集八卷又撰四禮輯要四卷文獻輯畧十九卷詩劄一卷書劄一卷禮劄三卷中庸記疑一卷中庸集說一卷家範二卷洛閩狀譜三卷藏于家竊謂公起於儒林故家美風儀富學術行誼治功率先於人以受特達之知於我　英廟盛際若將大有以需用而始也朝象潰裂波蕩風靡人不得保恒情而公獨泊然自守其勢固不能有所施爲繼以榮賊竊柄生殺由於愛憎是非變於俄忽人心世道日

趨於下不爲之側媚則陷敗而已然則以公寧靜寡欲直道而不絀雖欲無危得乎若撮公前後遭罹考其平陂險夷則不待百年然後公論可定也至末年事即横逆也於公何有然又非我　先王洞察公生平志事無一點可瑕則全保之盛豈如彼周至也哉寅承先王考文翼公峻嚴寡合獨與公契分寔厚每字呼公曰某仁厚君子人也寅承又託姻公家慕公清德久矣今於公壹惠之狀義不敢辭畧加撰次以告于太常

漢城判尹徐公 有大 謚狀

盖聞韜鈐之家厥有傳授自貞翼李相國浣薦莊武申判樞汝哲申公薦武肅張大司馬鵬翼張公薦孝靖金大司馬聖應金公薦徐公諱有大俱以元戎居爪牙官號稱良將國家賴焉雖時運有平陂遭遇有難易而若徐公者風流物采常輝暎於裘帶樽俎之間方之祭征虜羊太傅輩不必多讓亦貞翼諸公顧之而不能得者不其盛歟公字子謙徐氏貫達城者國中望族也至忠肅公諱渻號藥峰爲　穆陵名臣寔公八世祖也曾祖諱宗積漢城府庶尹　贈判書祖諱命璋　贈參判考諱逸修　贈左參贊忠肅公

後派多顯揚于朝而獨公家由蔭進或早世不能振至公而又貴兩世　貤贈以公也妣　贈貞夫人李氏進士　贈參判國馨女公以　英宗壬子生豐準濶口顧眄甚偉趙相國顯命遇諸塗奇其貌曰兒自愛長當爲國家大用矣甫六七歲有指其眦上黑子曰是不利父母公泣歸欲除之母夫人嚴訶之公潛入密室自加針灸卒去其痣舉家驚歎弱冠連丁內外艱公窶甚僑居而族黨多居職者不欲以親喪爲假貸凡殯殮之節手自營辦唯致其蠲潔然嘗以不能備禮爲恨及貴自奉極儉處芧室器用無華飾者

以是也每當喪餘盡其月不出門至七耋如初人稱其孝焉年二十五用武力別薦　上召見命射公初不閑决拾而援太角弓傅六兩鐵箭平立而發之過百步見者壯之丁丑除南宣傳官己卯遷司僕寺內乘遂中武科庚辰陞武兼差備邊郎轉都摠府都事經歷壬午由訓鍊院副正出爲中和府使尋陞營將朝議以公未經選職徑陞堂上惜之請仍任癸未竟拜訓鍊院正時寅永王考文翼公以通信正使赴日本辟公入幕府幕府諸人皆當世英俊而無有出公右者方涉壹歧之海未及泊風逆雨暴霆𪀚木折傾

覆在須臾間他船掠過者不能救舟中人舉惶懼無
人色而副鷁在桅欄內東之巨柱急不能拔公方以
水疾臥即蹶然起奮巨槌槌其欄又碎其柱結鷁之
索解而鷁自拔仍拔劍督梢工投諸船尾並力引纜
忽爲怒濤所激直貫鷁穴船遂正一行稱徐將軍倭
人見者亦皆懾伏使還　上詢其狀嘉奬之曰徐某
最有功矣命施防禦使承傳特除兼司僕將公之聲
望盖由此輿連拜楚山府使昌城縣監戊子入爲兼
內乘特授承政院同副承旨武臣極選也旋拜忠清
水使己丑拜全羅兵使安岳郡守並未赴尋爲南陽

府使庚寅遷咸鏡南道兵使癸巳陞三道統禦使丙
申除都摠府副摠管又拜咸鏡北道兵使公處西陲
數年每以閒暇時腰弧馳駿從獵夫上下山谷間擊
鹿豕飲血以爲樂盖欲習勞苦不自逸也及是復日
試騎射不撤旣老常曰丈夫旣弓馬發跡矣可不踐
其實乎吾雖衰且病每上馬未嘗不自奮也戊戌入
亞諸營已亥拜三道統制使辛丑除禁軍別將差知
弓品堂上左捕盜大將癸卯拜摠戎使自是二十年
間常掌京營兵任訓鍊禁衛兩大將者皆七御營大
將者三壯勇大將者一摠戎使者四守禦使則兼摠

也雖或因事遞罷居無幾復授未始有閑屢月處閒
也佐貳則兵刑兩曹兼差則整理堂上軍器提調而
承旨左右捕將漢城府左右尹同知義禁府與訓鍊
院都正兼都正舟師大將則多不可殫述也己未
上謁　獻陵公以將臣從而　英宗戊子謁　陵時
公亦從　上念舊勞特超資憲大夫除知中樞府事
兼知義禁府訓鍊院事轉漢城府判尹　純宗辛酉
以子英輔侍從恩陞正憲階除都摠管公嘗於東城
外置水田一區別墅在南山側飭奴僕播種樹藝旣
穫備酒食會賓從以樂之治花木養牛羊鷄豚諸畜

物日以爲課曰我非貪其利也欲使家人無嬉遊耳是以桑戟之門常有野趣焉初關北商人鬻一馬瘠甚體赭而尾白公異之售以厚直躬檢芻豆數歲甚神駿公常騎之每於行陣間與常馬絕等路傍觀者皆歎羨焉　正廟命進之內廐備御乘庚申大行時爲魂馬魂馬例不得入內廐後奉　御眞於華寧殿太僕官騎從之馬見儀仗軒架卽悲鳴躑躅不食而死圉人憐而瘞之公聞之泣曰我死也後愧此馬多矣公素不喜聲伎忽於壬戌之秋張樂於南園邀故人常所好者極歡飲三四日歸曰吾病且死矣悉却

醫藥滿斟一大盃飲曰國家卜舟梁之吉而不能及覩可恨也竟不作怛化言遂卒實是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一訃聞吊祭如禮時 貞純王后聽政臨筵敎曰宿將矍鑠也惜哉哀榮之典於是備矣葬積城地文巖從先兆也配貞夫人淸州韓氏正言鳳朝女祔左有一女無男取族兄牧使有常之第二子英輔爲嗣官參判繼世而爲元戎女適金魯東側室子葵輔女適李述在英輔三子長鳳淳官左承旨亞將次駕淳僉使出后宗姪宜輔次羽淳營將女適參判申絅亦戎垣而其次俞義柱府使洪明燮府使李

圭男側室子武科鴻淳曾孫之顯者兵使相五餘不盡錄公生平踈財喜施割俸祿以遺親戚故舊之貧者凡屬貨穀之物隨入而散庫無餘儲雖素不相知者有求必賙無所吝有一名官喪婦于癘赴於公公卽送人治殮具甚悉竟未知爲誰某未幾其人繼歿公聞曰使逝者知豈不欲更求我哉因使治喪如其婦喪焉又一人造公自言有荐喪父斫指亦病公惻然賻之優旣而聞之盜所詐也營校認其面執而請公戒諭之因使所贈者備農具盜感之卒爲良民每言曰寧見欺於人毋我不力也是以當公之世終南

下窮巷矮屋之寒餓者所望唯公耳尤好汲引後進凡韎韋子弟年少者皆在公門庭間服使如僕隷而或見其齪齪爲時態者則必張目叱之其器宇材力可以有成就者則又把臂開襟奬詡之如不及故得公提導而登戎壇秉閫鉞者不可勝數其於下也未嘗汰一吏戮一卒曰吾每治人罪輒黙祈其無傷聞一善言則喜語諸人不已聞一惡言則輒止之曰其無好言乎是以座上客無敢言人短公飮啖兼人每戲謂賓客曰汝輩知古所謂食肉富貴者乎今富貴者固多矣能食肉者唯我也盖不無諷意云性喜酒

或一傾至數十巨椀無醉意　正廟憫其哀止之公自是屛盃酌如未能飲者或曰　上欲公節之非令公絕之也公笑曰人不能於酒色上操縱如意非男子也自著酒訓以見志　上微聞之親酌酒賜公公於是復飲也公少治擧子業屢擧不中竟以武進每歎曰吾少也貧不能固吾志也素有書癖多蓄古金石佳品日夕臨摸每以承旨書批甚敏贍　上爲之欣然於大字尤致力曰柳誠懸心正筆正云者眞格言吾不作章草有以也每日書楷限幾字或有故夜必燃燭以充之在統制營時以千金購紙習額體浣

其墨營庭盡黑然後乃書洗兵舘三字揭之雄麗稱其舘云始　正廟致沁囚於畿營也從便輿出將會之時事出倉卒闕中震驚百官扈從皆未及焉公方帶元戎馳一騎出間路下馬攀輿而泣曰　殿下何往乎臣將兵之臣不可使　主上獨行遮之力輿卒不能前　上厲聲斥之至罷職公愈益抗辭不退侍衞儀仗得以成列而因此事繼有禁堂捕將竄配之命特授公同義禁促令舉行遣近侍屢諭之公席藁闕門外不飲食三日夜請繳還曰臣死不敢奉敎上不得已遞之至乙卯爲小司馬也判堂方在外

上命公曰政者蒲盧也卿可習之公既行政一循公議人皆服焉公爲治不喜矯革曰改之而未盡善弊尤滋不如仍舊之爲便是以所至惟謹守前轍不求赫譽而常有去後之績及位遇隆顯膺受心膂則公益加謙畏罔敢有自專者故　上眷終始不替而福澤流於後承者有所自矣公既作幕於寅丞王考有知遇感故終不以患難易其義至寅丞家必先就寅丞王母洪太夫人中門外因婢子傳語言徐某問安洪太夫人使婢謝之然後公始鞠躬而退以爲常由是寅丞自童丱習於公矣竊覸公身材與中人等而

腰腹絕大聲如巨鐘貌魁梧傑特介胄據鞍嶷然有不可拔之勢不可犯之威嘗有北使至見公屬櫜鞬陪衞指而問之譯人對曰我上將軍也北使咋曰以中州之大如此人不易得也然而其胷懷豁然無纖毫礙滯坦以待人簡以御衆故當時輦轂之士皆樂爲之用得公則歡聲如雷失公則若嬰兒之斷乳哺也雖壁壘之彩不變而干城有餘託矣鞭貫之威不施而藜藿有餘衞矣昔班固作左將軍辛慶忌傳曰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又曰爲國虎臣遭世昇平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若公者其殆彷彿焉今以兵使君之

言謹撮其官簿大畧以諗于太常

雲石遺稿卷之十八

稿遺石雲

九